

關於研究“小學”的幾點意見

劉 隨

語言文字之學，古來叫做“小學”，包括聲音、文字、訓詁三方面而言。研究這門科學的都一致推崇清代乾嘉諸老。不過學術進步總不免受着時代的局限，乾嘉諸老只是在他們那個時代以前的基礎上提高了一步，至於繼續增長，還要等待後人來努力。所以到了現代研究“小學”，必然又要在乾嘉諸老提高了的基礎之上用新的觀點方法精益求精。假若現代還是走他們那一套老路，那有什麼意思，又有什麼用處呢！

現代研究“小學”用新的觀點方法，應該有哪些特別值得注意要求進展，依我個人寡陋之見，提出下列五點意見來跟大家商榷：一，確認語言文字為歷史產物，是社會發展史料。二，否認用字有所謂“假借”的說法。三，闡明語言文字音、形、義是如何系聯的，且有互足的。四，了解古人創造語言文字無一不是根據當時實物實事，決非憑空而生。五，加強古音和造字方法——六書的認識。前三點已略見拙著《中國語言文字音系·略例》、《小學札記》和《釋“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等文（見武太學報人文科學版一九六二年第一、二兩期），茲不詳述（不妨在這裏舉個小小例子來簡單說明一下：《孽海花》第十一回載有甲乙兩方可笑的隔座談話，甲方說“你看這個荒唐不荒唐，感慨的慨字會寫成木旁的概字”。乙方接着說“那一字不識，《漢書》都沒有看過，倒要派人寫別字”。甲方又說“現在這個慨字意思不是嘆氣嗎？嘆氣從心裏發出自然從心旁，難道木頭人會嘆氣嗎”？這當然是作書人借乙方來嘲笑甲方——當時科舉出身的士大夫之流不讀書不識字。說甲方《漢書》都沒有看過，大概是指《漢書·李布傳》有“感慨而自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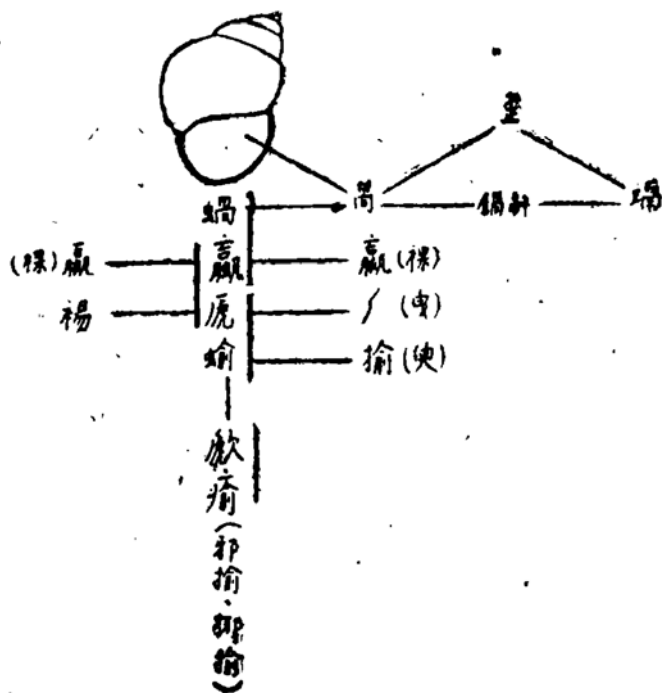
話，其實漢書這句話是照錄《史記·李布傳》的。

但乙方僅僅抬出古人把感慨字寫成木旁的概就算不是寫別字，而並不能說出為麼事古人這樣寫就不算寫別字的原因，還不是“以五十步笑百步”嗎！若站在“小學”立場來說，乙方雖多讀句把書，仍然是一字不識。假若甲方反問乙方為麼事古人把感慨的慨寫成木旁的概就不算寫別字，我看乙方在他那個時代想答覆這個問題，除了跟大家一樣用“假借”概字作慨的說法以外是不可能說出其它原因來。這種濫用“假借”的說法，正是現在我們要反對的。竊以為《說文》和其它字書都訓概為平量斗斛之器，因之凡平量事物使之齊一而得其平也叫概，引申為梗概、節概，而感慨就是生於心意之有所不平——《說文》心部慨，忼慨，壯士不得志也，從心，既聲——，概即所以平之，有不平必然要得到平，可見慨和概分不開。古人語言把心中有所不平而生感嘆叫做“慨”，把因為不平而要得到平的相承受意思也叫做“概”，其原因就在乎此；慨和概字雖不同，而原來話却是一樣，所以兩字在聲音和意義上都相通，古人把心意不平的感慨字寫成平量事物的概字並非“假借”，也不算別字，其原因也就在乎此。又，平之必先有不平，不平必須平之，不平和平有一就有二，不可偏廢，凡語言文字的音義往往要像這樣才算完具無缺；否則孤立絕緣不能存在。那麼，慨和概兩字的音義不但是互相系聯，而且還是互相補足，其關係是如何深切。這就更知道古人寫感

概字作概的作用心了，如果說爲“假借”，豈不把語言文字的親屬看作路人嗎。至於心意有所不平而生感嘆之事很多，古人偏把它叫“慨”跟平量斗斛叫“概”分不開，而我們現在不但對這兩件事聯系不起來，連這種器具——概恐怕也都不存在了，這當然是有關歷史的問題，有待深入研究）。且把後兩點意見來談談：

先談第四點。何以說古人創造語言文字無一不是根據當時實物實事決非憑空而生呢？大凡最初一詞或者一字的產生，必須有共見共聞之確切實據得到多數人同意而承認它然後才能通行無阻，若是由各人憑空臆想脫離實際，大家怎能一致遵照着說遵照着寫呢？試隨便舉幾個例子來看：像《說文》口部𠵿，口吳不正也，從口𠵿聲，苦媯切 *kuāi*，虫部蝸，蝸贏也，從虫，𠵿聲，古華切，案𠵿卽俗所謂歪嘴，蝸贏爲古疊韵連語，卽俗所謂螺絲（在水中的叫螺絲，在陸上的叫蝸牛），蝸從𠵿聲，可以看出歪嘴和螺絲的關係。原來螺絲種類雖多，但都有旋殼，而旋殼的口——蝸贏出入的地方都是斜戾的，沒有正圓或正方形，這是有目共睹的東西，於是古人說話就把歪嘴叫做“𠵿”，把螺絲的旋殼也叫做“蝸”，來作個實物比況（𠵿和蝸的聲音開始當然是——一樣，後來要表示一是歪嘴一是螺絲的旋殼同中有別，就稍微變了一點，又蝸贏一詞蝸是指其旋殼有戾口而言，贏是指其爲沒有鱗毛的裸蟲而言，說見下），大家一聽，彼此同時了然；後來造字，也就根據這具體實事用𠵿爲蝸聲，表明歪嘴和螺絲分不開，這是多麼現實啊（《說文》立部𡗗，不正也，從立，𡗗聲，火龍切 *huāi*，𡗗部𡗗，秦名土釜曰𡗗——俗作鍋，𡗗底尖而不平，放它不正，故𡗗從它得聲，也是作個實物比況——鍋字從𡗗亦然，𡗗爲不正，𠵿爲口不正，兩字古音差不多，其義一其別，歪字就是𡗗或𠵿之俗寫，雖以不正會意，但看不出實物實事的根據）。談到螺絲和蝸牛，我又想起一件事，螺絲字本當作贏，*《說文》* 虫部贏，螺贏也，一曰𧈧，從虫，贏聲，郎果切，虎部𧈧，委𧈧，虎之有角者也，從虎，𧈧聲，息移切 *sī*，案螺贏猶言蝸贏（螺贏爲黑色細腰土蜂，在物中作房，和蝸贏有殼形相類似，故爲一名），蝸贏又叫𧈧，說見下；“虎之有角者也”句有誤，*《廣韵》* 五支斯紐𧈧下說“似虎有角”，不錯，蝸牛有角而身首像虎故從虎（不是真虎，所以𧈧字列於虎部末尾，*《說文》* 列字次序大例如此），其負殼曳引而行故從𧈧聲，𧈧和曳音義同，其行委迤，故又叫委𧈧。而蝸牛、贏𧈧又叫𧈧（見*《說文》*、*《爾雅》*、*《廣雅》*及*《本草》*等書，𧈧是雙聲連語，段玉裁說讀移與二音，案𧈧之言揄，揄，引也，與𧈧從𧈧聲同意），*《說文》* 欠部𧈧，人相笑相𧈧，從欠，𧈧聲，以支切 *yí*，𧈧𧈧這個詞的意思就是本着𧈧來的，因爲𧈧跟贏𧈧都是沒有鱗毛的裸蟲之名（裸字*《說文》* 正篆作𧈧，訓袒也，或體作裸，贏和贏同音，爲一名一事，猶之𧈧和𧈧——袒也音爲平入，也是一名一事），蟲沒有鱗毛叫做“贏𧈧”，人沒有穿衣就叫“裸𧈧”，這已經表明裸𧈧的話是和贏𧈧實物分不開（*《說文》* 衣部𧈧，奪衣也，從衣，𧈧聲，也是這個道理）；人沒有穿衣裸𧈧露體，自然常被人相笑謔戲弄，而裸𧈧的贏𧈧說成雙聲又叫“𧈧”，於是被人相笑也叫“𧈧”，這不又表明𧈧一詞的聲音意義是本着𧈧實物而來嗎。𧈧字後來又變作邪揄（或作揄揄），*《後漢書·王霸傳》* 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章懷太子注引說文曰，𧈧，手相笑也。今本*《說文》* 沒有手相笑的話，大概是把別的字書當做*《說文》*，惟以邪揄就是𧈧，非常之對，這也就說明人相笑謔戲弄叫做𧈧，那怕把字寫作邪揄都能知道不是憑空而生的。那“手相笑”的說法更是活現舉手戲弄裸體的情狀（𧈧爲“手相笑”跟𧈧分不開和𧈧爲“指而笑”跟𧈧分不開一樣。𧈧見*《說文》* 欠部，𧈧見虫部——也是裸蟲蚌類，兩字爲一名

一事，故歛下云讀若屨）。現在把蝸、贏、贏、贏、贏、贏以及局、局、至等詞聲義的關係簡單圖示如下：



又例如《爾雅》·釋詁·暨，與也，《釋訓》暨，不及也，《小爾雅·廣言》暨，及也。案與和及或不及非有二義，因為及或不及都是偏頗失中，所以有所與，若中立不倚則無所與了。但要曉得這些抽象意義叫做暨，並不是憑空而生。你看，《說文》旦部暨，日頗見也，從日，既聲，日頗見——音現，是說太陽影子偏頗失中，由太陽影子偏頗失中而產生及或不及（過了正中為及，不到正中為不及）跟相與的意義；這就是本着具體實物實事。並也說明《說文》跟《爾雅》是二而一的“小學”要籍。再者，古人觀察太陽影子偏頗和由此而產生及或不及跟相與的意義，並不簡單，原來太陽光線射到地球面上惟有在南北回歸線以內夏至正午的時候才是恰當頂點正中而不偏頗，此時若立竿垂直於地上，便不見其影，或掘一垂直的井至地下，陽光便可射到井底，南北回歸線以外就無此景象，那太陽影子永遠總是偏頗的。這暨字訓日頗見，就它從旦來看，好像是指早晚東西而言，其實是指南北回歸線以外的，因為地球上只有南北回歸線以外的地方，日光才永久總是偏頗而沒有正中的時候，也就是南北偏頗才算真正偏頗而有代表性，所以《禹貢》說“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偽《孔傳》斷朔南暨聲教為句，不對），“朔南暨”就是指南北回歸線以外太陽影子永久總是偏頗的地方。《禹貢》這句話是形容當時聲教所被之廣，言四海之內東西南北所有的地方無處不到（略見王紹蘭《說文段注訂補》），它用海和流沙表示東西兩偏的地方，那麼，暨不就是表示南北兩偏的地方是什麼。古人把太陽影子偏頗來表示及或不及跟相與的意義，語言文字之根據實物實事，還有比這更大更具體嗎（暨從既聲兼義，《說文》皂部既，“小食也”，凡食易盡而須繼續，何況小食，所以既訓“盡”又為“有繼之詞”，並見春秋桓公三年《穀梁傳》，既為有繼之詞故與繼一音，又訓盡故也和訖一音，有訖盡則有繼續，二義相承。訖盡和繼續也就是及和不及的意思，試把南北回歸線作個界限來說，日光過了線外為及，線內為不及，及則至於訖盡，不及則勢須繼續，往復無已時，可見既字有始終循環不已之意，日光自

偏頗以至於盡，盡則復生相繼而明，故暨字從它得聲）。由以上看來，古人創造語言文字既然都有實物實事作根據，並非憑空而生；後人解釋它，如果不認識這一點，找不着根據憑空臆說，豈不脫離實際幾萬幾千里（這才曉得爲麼事說螺絲本當作羸廐、邪揄或挪揄是由厥瘰變來、厥瘰又是由廐輸變來、以及暨與字訓日頗見的原因和好處）。王安石是最愛亂說文字的人，但他有一首詩却講得好：“倉頡作書，不詁自明，烏乎多言，祇誤後生”，造字既是根據當時實物實事，自然大家彼此了解不詁自明，而底下兩句却是“夫子自道”，也罵盡了許君所謂“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邪詞使天下學者疑”的人。

再談第五點。我們想了解古人語言文字，自必先要徹底懂得古人說話的聲音。乾嘉諸老對於古音研究儘管是“前修未密，後出轉精”，功勞很大，但始終是或乖或合，一知半解，不能窺測實際音值。餘杭章君《音韻學叢書·序》說“《古韻標準》之成，其所援引已備矣，而段氏又發見之、支、脂異部之微。戴本段氏師，反屈而從之。比嘉慶中，段氏已盡矣，能知三部異用之微，顧不能成其理，更質之江晉三，謂得聞其義而死足以瞑目，江亦竟不能對”。可見他們自己都是惆悵迷離，怎能使別人明瞭呢。直到先師蕪春黃君創立古本韻二十八部、古本聲十九紐，總結了前人研究古音的成績，使三古語音都能擬測，大家才確切認識古音全部面貌。他給學者打開了一條研治“小學”通路，想了解古人語言文字非走這條通路不可（當然還要等後人修補）。即如宋元等韻家分開合共爲八等之說，迄今疑莫能明，成爲懸案，假若沒有黃先生說《廣韻》二百六韻有古本韻和今變韻的創見，這疑案就無從解決（詳見武大學報最近所載拙著《小學札記》）。至於六書義例，和造字法則攸關，至爲重要，而許君說得很是簡單，致啓學者誤解，尤以轉注、假借兩書爲甚。就以小學家而論，自徐鍇《說文繫傳》、鄭樵《通志略》、張有《復古編》、戴侗《六書故》、顧炎武《音論》等都是各說各的，瑣屑不足道。至戴震《六書論》、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王筠《說文釋例》、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等又謬亂不堪，霧塞一世。直到餘杭章君《轉注假借說》始摧陷而廓清之，可謂其功不在禹下。不過科學研究總要後來居上才好，這是現代學者的責任（章君云：“余以轉注假借者，悉爲造字之則，汎稱同訓者後人亦得名轉注，非六書之轉注也；同聲通用者後人雖通號假借，非六書之假借也。蓋字者孳乳而浸多，字之未造，語言先之矣，以文字代語言，各循其聲，方語有殊，名義一也。其音或雙聲相轉疊韻相迫，則爲更制一字，此所謂轉注也；孳乳日多，即又爲之節制，故有意相引申音相切合者，義雖少變，則不爲更制一字，此所謂假借也”。說得再透徹沒有。竊以所謂“同聲通用後人通號假借”，實際不止是同聲，且兼義有關係，章君以爲只是同聲，所以也跟前人一樣常常稱道這類非六書的“假借”來尋求所謂本字。這類把用意義相通的字也叫“假借”，雖自古有之，鄙生却是妄持異議，期期以爲不可，不懂古人爲麼事捨“本有其字”而不用，來借用那意義毫不相關的字。至於後世俗字、俗語失去了語言文字原來的面貌，小學家推尋其合於古訓古字之由來，則謂之求本字可也）。又，形聲一書，應用最廣，其義例也多種多樣（詳見拙著《說文形聲釋例》），而學者都把它簡單化了，沒有詳悉剖析，致使此類字義埋蘊終古，多半失真。即如上面所舉概、概、暨等字爲何從既得聲（既即《中庸》“既廩稱事”之既，後世叫祿廩，也叫月俸，概所以平量斗斛，也就是平量既廩，而概之音義又和概互足，所以兩字都從既）；《說文》訓既爲小食，所以關既和訖、繼爲一音，故暨又從它得聲，說已見上。段玉裁以爲既小食也，日不全見故暨從既聲包會意，案暨非日不全見，不可說成日食），以及蝸從岡聲，廐從尸聲，厥、攄並從廐聲，婦從畀之類，難得有人道及，可見形聲一書應該着重探討以求進展。不過此種進展的程度，仍要看前四項進展如何而定。願現代小學家一齊努力，不讓乾嘉諸老專美於前。這是我個人沒有成熟的意見，請大家指正。